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七回 變面貌魯薇園割須 逞機心柏養芝鑄鏡

且說張佐君查見梅史的衣箱，知道落了騙局。呆了一會，瞥見他臥房的鑰匙在桌上，索性拿過來代他鎖了房門，然後到房裡去。暗想他們騙了官家這筆巨款，卻拿我串在當中；此刻他們逃走了，卻又把我丟在這裡。我如果不走，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個人身上了。想到這裡，又不禁自怨自艾，悔不該拐了閒士巨款，跑到這裡來受這種騙局。閒士那裡發作起來，我還有個交情可講，這件事關係官款，如何擔當得起？在這裡又苦沒個人商量，方老辦雖是精明人，到底是個初交，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？思來想去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但是走雖定了，這一回的事，不比閒士，一旦發作起來，是要行文通緝的。前回不過改換姓名，這回還要改換面目才好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取出表一看，見入京火車將近開車時候了，便叫人挑了兩個衣箱，直到車站上去，所有帳被等件不敢帶了。

好在自己臥室就在樓下，樓上是洋人的寫字房，帳房卻設在三層樓。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，早就預備下的。至於佐君也住在樓下的原故，梅史因他雖不是一黨，然而終日在外應酬的時候多，還不礙事，恰好樓下一個空房，所以由他住了。此刻卻便宜了佐君，在外頭叫了挑夫來，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門之外，才告訴他到車站上去，所以行裡的甚麼出店、茶房，都不知他是到那裡的。到車站上了火車，到了北京。佐君下車，又叫人挑了箱子，到一家京城土人開的小客店裡歇下。洗了個臉，便取出兩張魯薇園的片子來，一張放在身邊；一張交給店家。看官，他此刻又光復了魯薇園的姓名了，我這個做小說的，只得又跟著稱他魯薇園了。

且說薇園當下交代店家道：「行李寄在你這裡，我此刻到會館出拜同鄉，倘使會館住得下，我打發長班來取，就拿這個片於做憑據。你見了這麼一樣片子，就交東西給他便了。」

店家答應了。薇園記了客店招牌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頭店裡夫剃頭。剃過頭之後，便叫待詔（京諺稱剃髮匠為待詔）把鬍子剃了，待詔不肯。原來各處的剃髮匠都有這條規矩，只代人家留鬍子，若是留好的鬍子叫他剃下來，他卻不肯的，若是一定要他剃去，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點來，方才肯代剃的。且說魯薇園留得好好的鬍子，又為甚忽然要剃了呢？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個騙局，恐怕發作起來，自己雖然亦在受騙之列，然而官場一邊是斷不肯原諒的；既然不肯原諒，一定把自己作為同黨，那時如何得了？好在在天津時改了姓名，此刻只要還了舊時姓名，便是兩個人了。只有面貌是生成的，無可改革；只得把鬍子剃了，掩人耳目。好在從前捐官時年紀尚輕，填的年貌是身中、面白、無須，此時

要捐過班，就是沒有鬍子也不要緊。所以定了主意，把它剃了。然而無端剃了鬍子，叫人家看見，未免詫異；所以他不在天津剃，不在客店裡剃，卻到剃頭店裡去剃。他等剃了之後，再到別處去，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，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鬍子的客人來取行李了。他後到的地方，只知道來了個沒鬍子的客人。就是京裡面相識的朋友，與及同鄉，都是多年闊別的，這番相見，也不過以為他沒留鬍子罷了。至於那待詔是個先不知姓名，後不知蹤跡的，絕不妨事。他定了這個好主意，所以叫待詔剃了。待詔道：「老爺好好的鬍子，為甚麼要剃了？我們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鬍子的。」薇園道：

「我這鬍子不過是留著玩的，此刻留了幾個月，覺得討厭了。」

待詔道：「老爺要剃，請先自己剃下點來，我們才好剃。」

薇園無奈，左手拿了鏡子，右手拿了剃刀，要剃下去，只是不敢，恐怕割傷了皮肉。為難了半晌，還是待詔想出個法子來，遞給他一把剪刀。薇園放下剃刀，接了過來，齊根剪了一撮道：

「這可好了。」待詔這才颯颯的一陣，把它剃下。

薇園拿起鏡子一照，居然變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，不覺心中又喜又惱。打好了辮子，便出了剃頭店，走到驛馬市大街廣升客店裡，揀了一個房，叫廣升的茶房拿了片子，到那邊客店裡取了行李來。開了箱子，取出銀子，現成置辦被褥。料理妥當，然後出門去拜兩個同鄉。因為，京師密邇天津，不敢過於耽擱，匆匆捐過了道班，辦了引見，仍舊歸到山東，從早路上趕回濟南。不料在半路上得了個病，病了四五個月。待他病好趕到濟南時，那位撫院陳惠裳已經交卸，新撫龍中丞已經到任多時了。魯薇園和龍中丞是同鄉世好，薇園上轅銷假，並稟知捐過道班。龍中丞一見，便不勝之喜道：「你來得好，我正在這裡惦記你，有多少事情要找你幫忙呢！」薇園謝過了出來，不免各處去拜客。各人見他沒了鬍子，都很以為奇，那相好知交未免動問，薇園道：「在上海遇了個相士，說我鬍子留的太早了，與官運有礙的，所以我把他剃了。」這麼一句話，把眾人朦混過了。過了幾天，龍中丞下個札子，委了他銅元局總辦。

有的見他得了銅元局差使，還說那相士靈呢。

且說薇園得了銅元局差使之後，便到局中細細考查，如何作弊，如何朦混，每年可得若干好處，不覺大喜。因念龍中丞生平喜歡古董，並且歡喜得與眾不同；人家歡喜的無非是鐘鼎、磚瓦、碑帖、字畫之類，他卻必要有點靈異的才歡喜。他藏的一個小小花瓶，是在貴州撫台任上時用整萬銀子買來的。那花瓶又沒有年號，顏色也不甚好，只有一樣好處，無論梅、杏、桃、李等花，插在瓶裡，開過花之後，還要結果生根，所以他化整萬銀子買了。還有一座古玉屏風，天晴是乾的，下雨時便滋潤起來，他也視同拱璧，還說外國人的晴雨表不及它呢。

薇園知道他這脾氣，思量要搜羅一兩件異樣古董去孝敬他。這個意思一起，「便未免對人說要買古董。這句說話一出去，那班古董客便絡繹不絕的懷寶登門；爭奈所有的夏鼎、商彝，都不過古色爛斑，別無奇異之處。

銅元局中有一個司事，姓柏，號養芝，為人極其聰明，又且見多識廣，古玩字畫一門，幾乎是他的專門學，凡看見一樣古器，必能指出它的來歷。因為生得聰明，又兼事事留心，所以經他見過東西，「他就沒有不懂的，就是銅元局的機器，他也天天去考究，到底被他考出那轉動的道理，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機器來。諸如此類之事，不勝枚舉。因此人家又送他一個渾名，叫他做「通天曉」。薇園要買古玩，也叫他來參看討論。

一天，有個古董客送來一面古鏡，鏡後面古色斑剝，銘了「貴壽無極」四個篆字，鏡面卻磨得極光，要討三千兩價錢。薇園叫請了養芝來看過，養芝也看不出個道理來。那古董客才說道：

「這面鏡子與別的古鏡不同，只要在太陽底下一照便知。」說罷，拿了鏡子，把鏡面對著太陽，鏡面自然有個返影照在牆上，那返影當中，說也奇怪，隱隱的也現出鏡背的「貴壽無極」四個字來。薇園大喜，養芝心中暗暗稱奇。接過鏡子，再四把玩，再四尋思。那邊薇園已經還了一千兩的價了，古董客不肯，磋磨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鏡子且留在這裡，魯大人只管商量兩天，我再來取信也不要緊。一千兩相去太遠啊。」

養芝正在懷疑這面鏡於的道理，巴不得他留下考考考，便慫恿著留下，又把玩了半天，忽然心中有所覺悟，便對薇園道：

「司事家裡本有一部《古鏡圖考》，可惜不曾帶在身邊。

此刻細想起來，」好像圖考內說的，這種鏡於是秦制。並且司事的親戚家裡藏了有兩面。同這個是一樣的，久已要讓給別人，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。大人如果肯出一千兩一面，有二千兩交易，司事寫了信去，叫他專人送來，只怕也辦得到的。」薇園道：「可惜路遠一點。」養芝道：「大人先把他這個留住。等司事打個電報去叫他把鏡子帶來，大人看得對的，便買了他，不對的，就買這個也不妨事。」薇園道：「這也好。令親那個，如果看了不對，我多少送點盤費他回去便了。」養芝大喜，連忙推說去翻電報，一口氣跑回家裡，把第二個兒子叫了來。

原來這柏養芝生專門做假古董，生下四個兒子，大的叫柏清，從小讀書聰明，便叫他專學好了秦漢篆隸；第二個叫柏奇；學

了銅匠；第三個叫柏古，學了磚瓦陶匠，第四個叫柏怪，才十五歲，已經打發到江西景德鎮去學做瓷器了。且說柏養芝叫了柏奇來，告訴他看見這麼一個鏡子，和他商量要做兩面假古鏡，叫他預備了生熟兩種銅，說明做法。柏奇道：「做是容易。然而總不能他的字是『貴壽無極』，我們也做了『貴壽無極』。」養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便叫了柏清來商量。柏清道：

「他們大人先生總是歡喜吉祥的，就是這些古器，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，我們也大同小異的寫兩個字就是了。」養芝道：

「我想不用字，用畫。」柏清道：「用畫卻沒有吉祥的意思。」

養芝想了一想道：「畫龍如何？」柏清道：「秦漢的時候，只怕不尚龍紋，用了龍紋，倒變成近代的東西了。」養芝又想了一會，忽然得了一個主意道：「有了。你仿著李斯小篆，寫一個寅字，在當中，在寅字底下，畫一隻老虎，做一面；又寫一個辰字在當中，畫一條龍盤著，做一面就是了。」柏清依言，寫好畫好。柏奇照著老子所教，先把熟銅條照樣盤了兩個字，又把熟銅塊剪成了龍虎二物，裝配勻停，然後用泥做成了兩個鏡模子，先把熟銅做的字畫放在模子當中，再把生銅熔化了，傾在模內，登時成了兩面鏡子。便拿出來細細打磨。此時熟銅字畫在鏡背後凸了起來，看得見的自不必說，就是鏡面上，也是熟銅嵌在生銅當中的了。打磨了兩天，便成了極光的兩面鏡子。拿到太陽底下一照，看那返影，居然字畫畢現，養芝不覺大喜。原來養芝想到字在鏡背，斷無在鏡面照出影子之理，除非銅內有甚麼講究。因想到生銅熟銅的影子，或者顏色不同，因想到這個法子，姑妄為之。不料一鑄就成，豈非喜出望外？

當下又拿些鹽醋之類去炮製那鏡背，費了十多天工夫，制出了一層銅綠，又用些灰土之類，把銅綠顏色弄舊了。配了一個舊錦匣，把一對銅鏡裝在裡面。

又過了兩天，方才拿到局裡給薇園看。照樣試演了一遍，薇園大喜，問要甚麼價錢？養芝道：「司事已向親戚那邊再四磋磨過來。大人跟前，司事不敢說虛價，這兩面鏡子，據考據家說起來，是秦始皇造的定時鏡，統共是十二面，分十二個時辰，此刻遺傳在人間的，只怕不多幾面了。這兩面巧的是一龍一虎，暗合了龍虎會風雲的意思。若是拿去送中丞，中丞一定喜歡的。」薇園道，「你說了半天考據，到底要甚麼價錢？」

養芝道：「這是司事糊塗。司事親戚說是本來要孝敬大人的，實在因為家寒，才拿到這種家傳的東西來變賣，也不敢多要，兩面鏡子只求大人賞三千兩的價。」薇園道：「太貴點罷？」

養芝道：「請大人吩咐。」薇園道：「一千兩一面還不行麼？」